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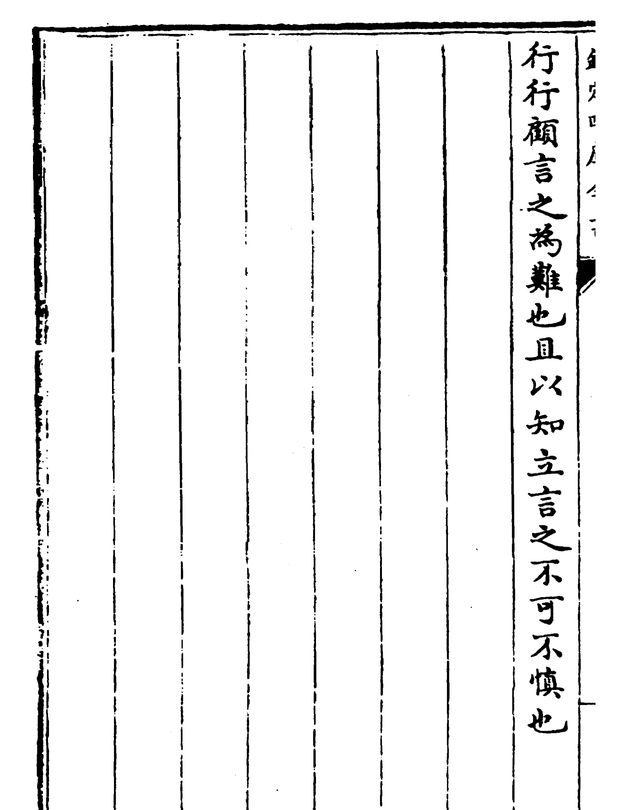
揚子卷一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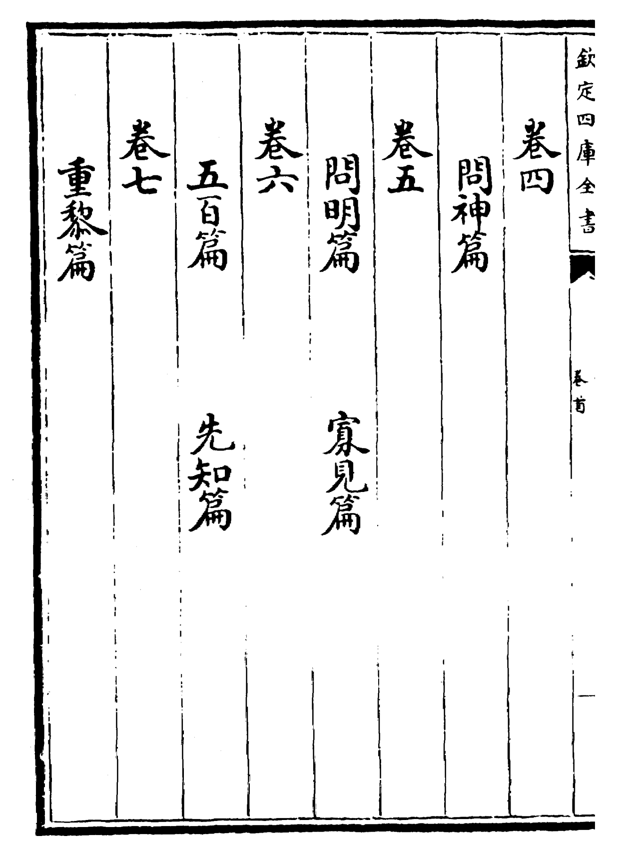
御製書揚雄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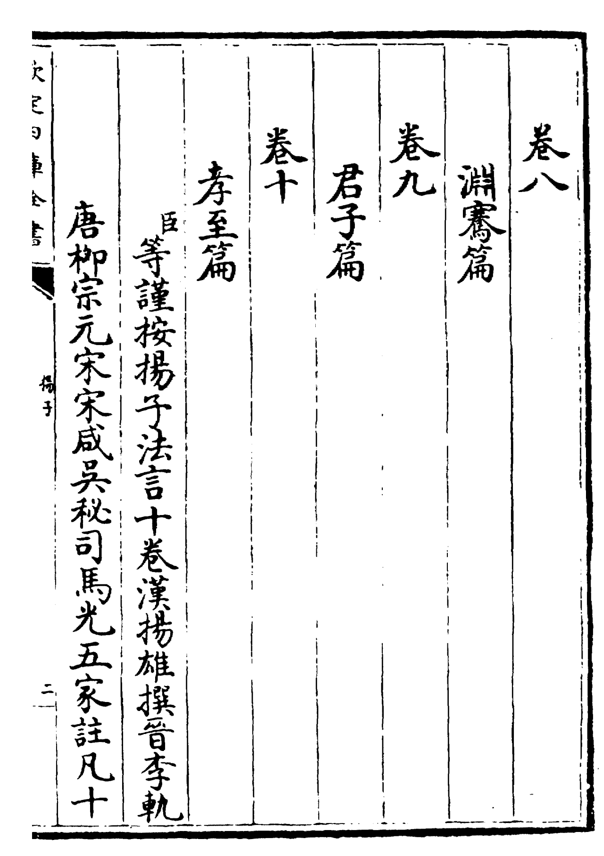
偶觀法言用智之句喜其有卓識可謂明哲矣夫奔曡之車沉流之航迨不及待安用其智然不有未奔沉之先乎是誠明哲者所宜思也既而笑雄之能為此言而不能行夫劉棻為車航之小而莽為車航之大劇秦美新為在奔沉之先乎抑在奔沉之後乎雄何不思於奔沉之先以致生而有投閣之驚死而蒙莽大夫之謚則是雄之為言仍虛飾之車有繫之航耳吾於是知言顧



行行顧言之為難也且以知立言之不可不慎也

揚子法言目録





臣等謹按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晉李軌
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司馬光五家註凡十

三篇案隋志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李軌註又十三卷宋衷註唐志宋註十卷李註三卷又别有揚子法言六卷所載篇目各不同今本多作十卷而篇仍十三不知起於何時又考陳振孫云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叙傳其分冠篇首自宋咸始今流傳之本皆如此則沿宋咸之舊也雄作此書以擬論語僭經之失頗為後人所譏如劉知幾

謂其務為小辨以破大道程子謂其蔓衍不斷優柔不決胡宏謂其假借問荅且又淺近特甚晁公武謂其務擬聖人鮮所發明往往違其本指所謂謹毛失貌皆極指摘其疵病而宋咸司馬光曾鞏唐仲友趙秉文輩則又極其推尊至以為得孔孟正傳俱不免於過當葢其於學雖無所得而掇拾聖賢緒餘稱述仁義要不失為儒家者流且其文辭奇古

亦可以沾丐後學固未可以其造詣之未純而槩斥之也其先後注釋者李軌稱解柳宗元稱新注宋咸稱廣注司馬光裒三家及吳祕注附以己意名曰集注光少好此書用功甚深故集註剖晰精審尤為世所重云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咸重廣注揚子法言原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牽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疊疊而爲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篇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譔獨揚孟而已七

篇有趙臺卿為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為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荅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為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為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如五聲十二律而反戰悖之類甚顯而反釋之）理尚秘者則虛焉（如猗頓之孝書與經同雖噫秦縊狐螟不腠朧裼博浸盡之類甚秘而反闕之）闕文者弗能正（如衆人所不能踰脫不字之類）譌字者乃無辯（如聖人不干作不手之類）至於言不詁（如殰傷𠜾之類）而事不屬（如遷善隔參辰之類）斷議失旨（如風不再實錄

多愛周人行秦人病行有病曼之類而舉失類如擊匈北賊莽塞擬秦之類已什其手
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
之志咸敢竊而取馬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
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
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
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
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
為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為詒謀之具云景

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宋咸進重廣注揚子法言原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刱遺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横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况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絶代振天

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言大决宜
奥靡留洞疑惟彼法言凖夫論語文髙而絶義祕而淵
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踈略猶或
誤遺凡坦然易别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
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
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徳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
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叟自効官未
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

輒悉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
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
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
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
采正在小説之異罔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石之覩以文化成顧廣鴻都之
教臣所重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
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瀆犯宸嚴無任屏營激

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月十

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司馬光注揚子法言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

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

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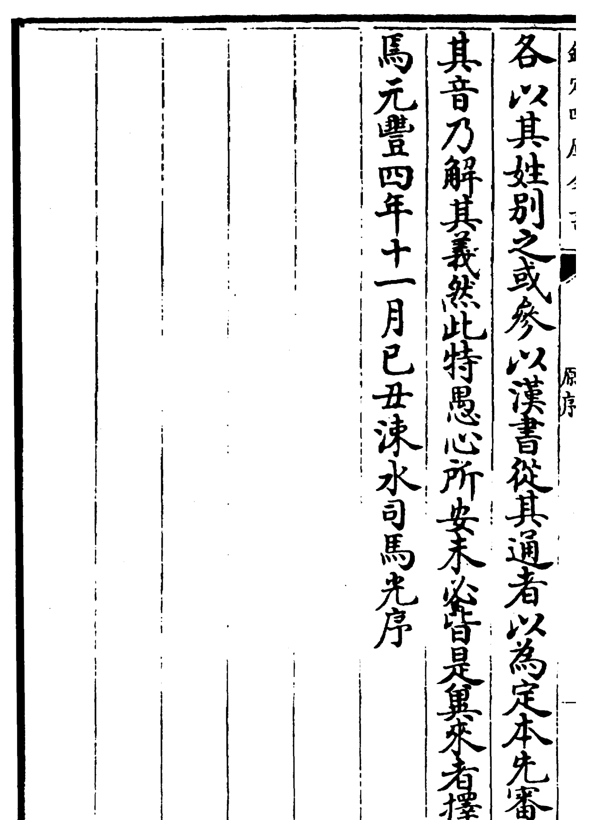
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

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

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奥唯其簡而奥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内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

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已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

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馬元豐四年十一月已丑涑水司馬光序



揚子法言卷一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顏師古曰舛相背大氐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顏曰大氐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火高反其字從手○光曰光謂氐下脫不字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

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顔曰譔與撰同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咸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何嘗不由乎學故此所以首衆篇〇光曰行讀如字凡書中好惡長少難易將相使令說樂馬邪之類兩音易辯者惟於始見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〇祕曰倥侗未有所成顓固而蒙昧也光曰倥音空侗音同又音通顓與專同恣于情性觸意用事聰明不開閽塞之謂〇祕

曰不能性其情則聰明有所蔽訓諸理訓導○咸曰理猶道也言天民蠢闇故教諸道以開明之也○秘曰於是聖人貴學乃訓以仁義禮智信之正理謨學行秘曰謨撰述也古或通用夫人自有聰明天命非學則不能啓發故謀道常以學為先

學行之上也秘曰夫學者所以為道者也率性行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言之次也秘曰能辯醇疵發成謨訓學之次也○光曰言者徒能言而不行教人又其次也咸曰行性而言訏可以為師矣故又居其次○秘曰欲廣其業以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光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故又為其次咸無焉為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為下矣○秘曰三者無一斯衆人矣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

光曰好呼報切下可音未者皆不音倣此以

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祕曰學如不及豈佚羨久生然後為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己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

不在在也○祕曰天生五行其性仁義禮智信

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

駕傳也○祕曰仲尼乘行而貰述之駕說者也其道豈不在茲大儒也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祕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光曰復扶

又切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咸曰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祕曰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秉受已定何

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錯石名也咸曰揚子善誘于人以為未之思爾茍思矣何無益焉猶夫刀玉非磨而琢之則安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礲盧紅切焉於虔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礲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

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之既得之則誠性亦在其中矣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祕曰學而至道質性僉全○光曰金玉二物茍礲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

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

分而已○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能彊人也○祕曰止焉則止也○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肖類也螺蠃遇螟蠕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咸曰螟蠕桑蟲也蜾蠃蒲盧也桑蟲子始生而蒲盧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而化之以變為已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祕曰詩草木疏云螟蠕桑上青蟲蜾蠃細腰蜂言螟蠕與蜾蠃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猶仲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光曰螟音冥蠕音零蜾音果蠃郎果切祝之又切

學以治之

祕曰治其性思以精之祕曰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祕曰過則勿憚改名譽以崇之祕曰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祕曰自强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逄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咸曰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去策般擲斧而習之也誰曰非乎言實非也○祕曰羿與逄蒙業射者也王良業御者也公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各捨其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光曰音義曰逄薄紅切般音班按它書逄蒙或作逢蒙宜讀如字三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有過人者鄉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烏有不可也或曰此名也咸曰周孔顏之名彼

名也咸曰羿逢蒙良般之名處一馬而已矣咸曰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揚荅以下文○祕曰或人謂有道之名有藝之名有名無二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名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揚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註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揚此文以嶽瀆為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四瀆為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邪○祕曰周孔

顔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踰也○光曰吴宋本作衆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脫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方術之士言能銷五石化為黄金故有此問○祕曰或人謂三品之金皆可鑄為黄金歟

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祕曰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荅以鑄人○光曰覿見也

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顔淵矣鑄之今殆庶幾○光曰借問顔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他物為黄金何以異此

或人踧爾曰旨哉踧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鑄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祕曰或人悟旨問妖妄之鑄金得具體之鑄人○光曰踧子六切

問鑄金得鑄人

學者所以脩性也祕曰性仁義禮智信

也

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祕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隨物而遷不得其正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咸曰桐當為侗字之誤也雄自序學行云倥侗顓蒙此曰侗子者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註依誤文訓為洞無所據焉○祕曰此章言學為王者之事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歎而言之重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處仁遷義以聽其訓已歸亳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哉太甲言桐子者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旨遠也孝至篇曰勤勞則過於阿

衛皆其類歟○光曰桐當為侗音同又音通侗未成器之人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

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祕曰務學之先莫如得其人而師之

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

傷夫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祕曰有似是而非而學者不悟從而為道者多矣○光曰師者先正己而後能正人

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

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咸曰鬨鬨也孟子云鄒與魯鬨言市聲如鬨而鬨然○光曰鬨下降切勝音升

一卷之書不勝異説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祕曰一鬨猶言一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少人説各異必立師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

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

習乎習數所玩習○光曰數習貫之移人也

以習非之勝是也咸曰非謂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況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之術○光曰聖人之道明則異端自息矣

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音義曰上音烏下音乎又許宜切

學者審其是而已矣秘曰習乎習誠慎其習也以習諸子之勝於五經也況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審而已矣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過於五經

或曰焉知是而習之秘曰道家亦非儒

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光曰蔑微也

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上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秘曰眾說之

小所見者小也○光曰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之不足學易知矣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祕曰儒學者本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乃王者之事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曽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學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萇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或問進

祕曰進於道

曰水或曰為其不舍晝夜歟

光曰為于偽切

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

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祕曰盈科則漸進

也○光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

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祕曰鴻漸于陵水流就下其漸一也○光曰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上必以漸而至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請問木漸

○祕曰易曰山上有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祕曰巽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一也○光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脩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止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

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

其棻者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棻櫨也○祕曰㮝謂之棻○光曰棻音節斧斵削也藻文飾也鳥獸觸其情者也祕曰無別也衆人則異乎祕曰衆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手觸情○光曰人為萬物之靈賢人則異衆人矣奉宣訓誨○咸曰賢人豈特但能奉宣教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衆人○祕曰賢者遠之異於衆人○光曰能循禮義聖人則異賢人矣制立禮教○咸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人作之異於賢人○光曰極深研幾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其豈徒哉○咸曰聖賢以鳥獸雌雄無常觸情則動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別誠有旨焉○祕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自別於鳥獸豈强為之教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

於禽○祕曰人而不學禮義之經雖衆曠而無愛素如禽何○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光曰言非獨習其文而已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安能立其業○祕曰求而不得蓋有所未至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祕曰睎睎慕也○光曰乘繩證切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祕曰顏子庶幾疑其難至○光曰易以豉切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祕曰正考甫宋宣公之工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御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

武宣

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祕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閟公之廟亦睎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〇光曰揚子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咸曰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等書宗道與經所同也而世不尚咸曰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末也故云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為皆本諸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〇祕曰凡諸書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文尚書毛詩樂記之類

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

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祕曰漢之明經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周官博士餘不在焉○光曰啞於革切

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祕曰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穫饗亦耕獵乎

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耕獵如此利莫大焉○祕曰必須治者以道德資焉

吾不覿參辰之相比也

是以君子貴遷善咸曰參辰二星名晉史董因曰公子重耳以辰出而參入言重耳以驪姬之難出晉當辰於外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沒不相比列而重耳象之終免其禍得出處之正故君子不器乃遷善之法也禮曰安安而能遷鄭康成曰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是多其可遷則遷為遷善之義也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祕曰參辰二星不並見猶善惡二途不同迹是以君子貴捨惡而遷善者聖人徒也書曰推狂克念作聖○光曰比皮志切參辰所以不相近者以定居其所不能相就也君子則不然能去惡而遷善去惡遷善而不息則為聖人之徒矣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歸之不已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祕曰語曰令女畫畫止也○光曰惡烏路切百川亦海之類而小故曰學海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丘陵止而

不進故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晏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祕曰鸒斯鴨鷗小而多羣言頻頻黨比之人甚於鴨鷗之羣徒好賊稻粱而已矣○光曰鸒羊茹切人而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揚子之所譏○光曰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悅羣居遊戲相從飲食而已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祕曰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亦曰丹圭趍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言揚子一廛一區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咸曰先生有道之稱猶先覺先知之士市井相與言則

以財與利如其富祕曰彼利我義言當以義○光曰宋吳本作如其富如其義音義曰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令從之

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祕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養皆余亮切

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祕曰猗頓用盬鹽起魯之富者言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為餒矣○光曰猗於離切或人以為顏氏之親恐不免於餒也

曰彼以其粗祕曰施以飲饌顏以其精祕曰奉以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

劣乎顔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内○祕曰彼以犬馬之養回而不正顔以承順顔色正而不回顔豈劣哉○光曰粗千胡切養體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疾為邪屢空不改其樂為正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祕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寶以為樂○光曰樂音洛下可以意求朱衣金印貴者之服下章言富不足慕此章言貴不足樂皆不如學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顔氏子之樂顔氏子之樂也内至樂内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内樂不足是故假於金珠外物爾乃説樂也○祕曰顔子樂道故曰内或人樂物故曰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内欲以此義嘲揚子也○咸曰或人以揚言顔子樂内而非紆朱懷金故以顔之屢空為難非以嘲揚子之意也○祕曰顔子屢空何為樂内○光曰言顔子貧

賤家貧屢空其內何樂之有

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

祕曰顏得孔子而臻于道所以樂也非此雖得天下豈顏子之樂哉

然亦有苦乎

光曰顏雖樂孔子之道豈能不以貧賤為苦乎

曰顏苦孔之卓也

咸曰言顏之所苦無他焉惟苦孔子之道卓然耳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祕曰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光曰李本作顏苦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吳本

或人瞿然

咸曰瞿然猶駭也

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祕曰瞿疾視貌或本作懼祇當為祇祇適也或人瞿然曰茲苦孔之卓也何適之所以為樂哉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光曰瞿音句祇音支

曰有教

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悅而慕之所以為樂也

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祕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者仲尼

是也有學術業此外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今從李宋吴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為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為心

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

咸曰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學之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祕曰據孔子所

立卓爾顏淵

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祕

聞一知十

曰習孔者孔之徒睎顏者顏之徒誰止焉

揚子法言卷一

揚子法言卷二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吾子篇　咸曰人既裕乎學也則吾道有歸焉故次之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　禮樂備也○光曰宋本迄作訖今從李吳本迄許訖切顔曰周周公也迄至也

然後誕章　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矣○祕曰迄至也一本作訖誕大也章明也周孔之後禮樂大明○光曰漢書及李本然作終今從宋吳本

乖離　咸曰然後誕章乖離當為一句言自仲尼

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今註於誕章文下釋之隔乖離二字於下句甚失其義**諸子**祕曰異端起乃乖離於諸子矣**圖徽**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咸曰徽善也諸子謂吾道之諸子也言詭誕之章乖離於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戒夫習者也○祕曰圖謀也徽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徽美○光曰漢書作圖徽今從諸家**譔吾子**祕曰綺靡荒唐雕刻詭誕俱謂之丈人各矜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光曰貴道德抑浮辭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咸曰初子雲好辭賦嘗擬相如以為式○祕曰頗嘗好辭賦作四賦○光曰少詩照切下可以意求**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悔作之也○咸曰漢儒之賦古詩之流尚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矧乎今之賦也猶倡言優戲之具爾作之者

作宜愧焉○祕曰其文雕刻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或曰賦可以諷乎駭歎之聲也○祕曰言賦將以諷之迴歸於正○光曰謂若上林頹墻填塹之類

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咸曰此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並無蓋脫之也○祕曰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然後諷之有正如其不已迴復成勸言不正也○光曰宋吳本無曰字今從李本

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祕曰組織纖麗○光曰時人以為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悅目

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祕曰猶麗靡之害正也

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言擊劒可以衛護安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祕曰劒客擊劒之客謂劒之利器可以防愛其身

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擊劒使人狴犴多禮辭

賦使人放蕩惑亂○咸曰狴當作狴字之誤也狴犴牢獄也劒客之論謂劒可以衛身揚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夫道故對之以為若使擊劒可衛身則囹圄之牢有三木之咸因者多恭豈使人多禮乎言不能也蓋特沮其劒術爾今注文與好賦相聯叚解之復以狴犴為擊劒之形貌又以狴作狴犴矣○祕曰狴犴牢獄也言劒之咸人莫敢犯豈牢獄之咸使人多禮乎狴或作狴古今字爾○光曰狴邊兮切或作狴又匹迷切犴音岸人在牢獄之中不得動搖因謂之多禮不知其已陷危辱之地不若不入牢獄之為善也劒雖可以衛身不若以道自防不至於用劒之為善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祕曰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者也○光曰乘繩證切言亦有益於事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祕曰麗以淫○光曰皆誇誕過實之辭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咸儀正

法則○咸曰詩人之賦猶二雅之作○祕曰一曰風二曰賦雅有典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

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咸曰辭人之賦猶景唐之流○祕曰覽者已過矣○光曰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詩人以之立法則辭人徒誇誕過實不可為法

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祕曰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光曰言其無益

或問蒼蠅紅紫

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紫亂朱之義也紅即朱也蓋正色焉紫間色焉故語曰惡紫之亂朱○祕曰使白為黑惡紫亂朱

曰明視

問鄭衛之似

祕曰似雅樂

曰聰聽

光曰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似雅音皆人所難辨唯聰明者辨之不惑也

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

祕曰離朱善視師曠善聽令不

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而已矣祕曰不必朱曠亦精專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求之則真僞易辨不必朱曠之視聽也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祕曰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分鄭何也○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温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咸曰其音中而正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宮商温雅失之矣○祕曰哇淫聲也五聲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而淫樂生焉鄭也○光曰哇烏瓜切哇以喻奇衺之論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

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祕曰黃鍾為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以平和之舉是鄭衛流僻之音不能入也推揚推大舉也○光曰宋吳本確作推今從李本確堅貌黃鍾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慨以中正確然堅固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咸曰淈亂也○祕曰淈濁也淫辭之淈亂正法屈原曰淈其泥而揚其波○光曰淈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浮靡之辭逞其巧辯汩亂道真人多悅而惑之以陷於非僻

或問屈原智乎光曰屈九勿切**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方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咸曰非也言原

事楚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汙如玉之瑩矣然為上官大夫子蘭之讒卒以放逐是為丹青所變矣復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矣丹青喻讒○秘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為楚之忠臣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廼為楚之辭臣及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光曰音義曰瑩音營又音縈又烏定切石次玉者玉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憂憤懣至於自沈不足言其智也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貴事實賤虛辭○秘曰尚事實事勝辭則伉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質矣○秘曰質勝文則伉直抗當作伉古或通用史記曰子路志伉直○光曰伉口浪切伉謂伉直伉直者質之謂也音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辭勝事則賦咸曰

揚子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溺下註謂賦頌者虛過非也○祕曰據當時賦之賦

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祕曰文質彬彬○光曰稱尺證切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為非篤實之真○咸曰足當為足恭之足法言準論語故有足言足容也若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為夸毗戚施之義也○祕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為有德之文藻矣○光曰足子預切如字足言善辭令足容盛威儀有德則為文章無德則為浇偽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祕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之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是法歟莊子曰公孫龍辯者之徒

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

有法焉咸曰言綦鞠雖鄙技亦法也公孫龍之法類此○祕曰抗當為抗抗刮摩也綦鞠戲具器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為法哉○光曰斷音短抗舊本作抗音緩又音款○宋曰抗當作抗胡官切從木誤也抗刮摩也言刮摩皮革以為鞠○光曰抗當作楦楦呼願切所以塞履也以毛楦革而為鞠言圜綦踢鞠亦皆有法以取勝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祕曰言書不合乎禹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為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咸曰邐迤猶卑貤也介小也○光曰宋吳本峛崺作邐迤今從李本峛力紙切崺移邇切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咸曰惡沱猶淺末也○祕曰介大也惡讀如川澤納汙之

汙言升東嶽而覩則知衆山之逶延已卑矣況大丘乎浮滄海而觀則知江河之濁小矣況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覩則諸子已小矣況詭辭以爲法乎爾雅謂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郭云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黄濁詩云江有沱喻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别出耳○先曰惡音烏下同沱徒河切

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無

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秘曰惡安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秘曰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

山㞦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㞦谷也○秘曰㞦宜讀如陘陘山中絶也蹊徑也言山中絶之徑不可勝由矣面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

光曰㕁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以入於道也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祕曰正門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祕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它也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光曰闕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祕曰蒼頡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學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知而妄名不名而闕○祕曰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

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悸○祕曰戰貌忘其皮之虎也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光曰音義曰天復本草作揚令從諸家本說音悅君子小人必臨利害然後見其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光曰別彼列切下同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有文章而次虎者○祕曰別辨別也聖人之大者其文炳煥也君子次之其文蔚盛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貓貂○祕曰辭辯之人又次之其文叢萃也貍變則豹祕曰辯人晞君子則君子矣豹變則虎咸曰貍變豹豹變虎豈然也亦脩脩然善誘人也○祕曰君子晞聖人亦聖人之徒○光曰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此孰禦焉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祕

曰若市書之肆○光曰要於霄切

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

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祕曰見則諸儒之木鐸也不見則說鈴也

君子言也無擇

非法不言何所擇乎

聽也無淫

非正不聽何所淫乎

擇則亂淫則辟

言有可擇則纖亂聽有淫佚則邪僻○祕曰口有擇言則是非相亂聽不正則入乎邪僻○光曰辟音僻擇謂言雜是非淫謂聽入邪哆

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

咸曰吳起述曾子反名不孝韓非述荀卿卒關刑名○祕曰哆唇下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諷以正道而其辭以邪哆矣○光曰哆昌者反又尺氏切

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

咸曰蘇秦張儀述鬼谷而終詭數○祕曰未有專述邪哆之辭而能歸於正道○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作稍正道今從諸家本言習聖道而陷於異端者有矣未有習異端而入於聖道

者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秘曰孔子之道已試之效且易知也○光曰較音覺易以豉反**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秘曰紛如亂而不理也班固曰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秘曰孔子之道已較而易知猶央谷齊人干會孔子以正言卻之不姦姦也互鄉童子請見孔子以絜己與之不詐詐也○光曰孔子之道以正化姦以誠去詐故較易也諸儒佔畢以為博多訊以為辯是以姦敵姦以詐勝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咸曰非也聖人之不以姦欺姦不以詐欺詐雖豎子皆知之矣豈待揚子言而後辨哉夫不姦姦者謂不姦

其姦如懲惡貶惡之義不詐詐者謂不詐其詐如闕文之類○祕曰如使姦以敵姦詐以拒詐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光曰己之耳目尚不能正焉能正人

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祕曰百家之聞守之以經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祕曰衆言之見守之以聖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祕曰不聞詭辭何以表經旨之約不見小說何以知聖道之卓○光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絜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雜色不可入宗廟紵絜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祕曰綠衣非正色紵絜非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光曰如習非者雖博而無益也

君子之道有四易

簡而易用也祕曰居敬而行簡光曰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祕曰一以貫之炳而易見也祕曰坦然明白法而易言也祕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光曰有制度可言也震風凌雨凌暴○祕曰暴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幠幪也夏大也幠幪蓋覆也○光曰吳本幠作㡛音荒今從李宋本幠莫經普耕二切又音幷又音萍幪莫紅切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郛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綏違○祕曰聖人之道能遠暴虐○光曰聖人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治亦宜亂亦宜如郛郭可以自衛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咸曰墨翟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之是兼愛也然無親踈之別楊朱之道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之是為已也然為已乃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

而教授其徒以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然為已猶得不毀傷之義無覩踈之別大為不可故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此孟子闢之之辭也○祕曰揚朱墨翟之横議充塞聖人之正路孟子辯而闢之廓然無復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後之塞路者有矣祕曰若韓莊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光曰折之設切下同萬物名狀雖殊其性命皆稟於天衆言理趣雖殊其極致終歸於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光曰惡音烏曰在則人亡則書祕曰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

咸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也脩則克矣故次之吾子

事有本真 祕曰凡事有本有真真正道也 陳施于意動不克咸 克能咸皆〇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已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故曰不克咸 本諸身 自求之義〇祕曰言陳施之動咸萬法而不能咸一其本在脩身〇光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已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也 譔脩身 祕曰內充至理而行止出慮皆咸律度

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 祕曰矯思猶正思也說文云矯揉箭箝也〇光曰思斯慈切箝巨淹切 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 無敵於天下〇祕曰事得

具宜之謂義言脩身正思定而後發俱中道之宜莫定也○光曰中丁仲切

人之性也善惡

混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惟揚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流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亦子之生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笑喜慍喜怒者善惡之端也是正性與善惡相混

脩其

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所謂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下主者可以引之而下不可以引之而上中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也故

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善則行比干龍逄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貂易牙則亂今揚子之意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觀其文是止言中品之性明矣非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教亦備矣○祕曰習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

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耨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信稻粱之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而有也是信藜莠之生於田而不信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脩之何

如耳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辯揚子之言以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利適惡路則駑蹇○祕曰人馭氣而行猶乘馬也善惡二途惟其所適○光曰夢得曰志之所生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 祕曰揔百王之法 不用則亦勤且憂乎 光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

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 咸曰孟子謂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又曰孔子聖人之時者也茲所謂不勤矣

知命則不憂 咸曰匡人

圖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梪匙其如予何兹所謂不憂矣或問銘祕曰若湯之盤正考父之鼎皆有銘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歎美戒慎之至聖人之辭可為也所謂文章可得而聞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祕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也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信作敬令從諸家本以其有至誠全德故人信其言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敬素著○祕曰彊學以多識力行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蠻貊之邦亦可行矣珍其貨而後市珍貨儥必貴脩其身而後交脩身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無所不通○祕曰貨珍者儥必倍猶如身脩者交必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光曰先成道也

成已道然
後接物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
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
○祕曰慎言榮辱之主慎禮有
則安無則危慎書習是勝非
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
可以有為矣光曰宋吳本有為
作為支今從李本
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
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
道人道之交
以理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祕曰易曰各從
其類自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黨也小人
之交謂之朋
黨非朋友也
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
高矣祕曰譬如為山未
成一簣止吾止也
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覩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祕曰仰聖人之道彌高
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光曰人情莫不好大好

高而德常小行常卑若仰觀聖人之道則知已所守之下矣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卲也

卲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光曰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

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

儔誰○咸曰明謂明悟剛為剛正○祕曰休舒明而且剛故能爾儔誰也○光曰誰能如此捨利而取義也

或曰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

祕曰可以安處

義路也

祕曰可以遵行

禮服也

祕曰可以飾身

智燭也

祕曰可以照物

信符也

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祕曰可以合契○光曰符契使人可憑

以為驗

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秘曰發而皆中道

有意哉秘曰謂志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秘曰愿乎自畫○光曰按孟子無此語

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尼之道治脩其己

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世無仲尼○秘曰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光曰若人人治己以仲尼則仲尼宜多

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秘曰治己以道當以仲尼之道率馬以材當以騏驥之材可也○光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彊學○咸曰喬喬當為驕驕

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諸侯猶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未諭故引是詩言居今之世而求仲尼猶大田莨莠驕驕而盛欲遂其獲不可得也故徒思遠人心忉忉者也遠人指仲尼○祕曰甫讀如甫喬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吳本上田音甸喬音驕

曰日有光月有明咸曰此言仲尼雖沒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而光明在焉○祕曰日月在此光明甚邇

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學闇人○咸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

發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絶矣遂至熒枯莩沉冥行而已矣○祕曰三者用數之終數終而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光曰矇音蒙

熒魂曠枯糟莩曠沉莩孰也○光曰莩芳无切

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論也○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糟當為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沉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祕曰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莩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為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沉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張晏云莩者葭之白皮埴地也○光曰擿它歷切挑也埴常職切索山責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

月然後能視也或脩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棄目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光曰宋吳本言重行重貌重好重今從李本行下孟反下可以意求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祕曰非禮不好必有可觀○光曰觀古玩切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咸曰犯人必衆故憂及矣行輕則招辜咸曰冒禁必多故罪至矣貌輕則招辱咸曰人必易之所辱亦多好輕則招淫咸曰耆其邪也不亦淫乎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

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貫○咸曰論語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此義同之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祕曰野謂朴野史謂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貫音古音義曰貫人衒鬻過實今從吳宋本

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其無憂適意之然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責○光曰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意也喻君子之樂道亦然

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咸曰臞瘠也此譏顏回之一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之有○祕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其樂○光曰臞具俱切

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閽閽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咸曰捽謂以手

捽菹茹也○祕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邦無道貧且賤樂也顔何臞哉○光曰捽在忽切百官牛羊若堯之所以養舜也

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顔氏德也

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顔氏處之而樂德盛也○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鈞之輕簞瓢之樂他人之所不能

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

咸曰犂牛雜色之牛玄黑也騂赤也鞹皮也亦猶色也或問犠牛有不純之色與黑赤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祕曰犂雜色玄黜也騂赤也皮去毛曰鞹○光曰鞹苦郭切騂息營切

曰同

咸曰言其為牛一也故曰同○祕曰毛附則異

然則何以不犂也

咸曰言既為牛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騂而不用犂也○祕曰祭祀之牲取黝騂而何不用犂也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光曰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

貌之禮文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祕曰致孝于宗廟山川貴純色而不敢用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刲羊義見易○咸曰罷當為饗字之誤也夫畧饗之牛羊不毛雖雜色可矣故犂與不犂皆用之○祕曰如為賓客師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鄭康成云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光曰刲苦圭切惡哀都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為若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禮文若欲為衆人則何必禮文也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祕曰若哀公問儒服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

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

能用○祕曰今魯不用其言非好而問之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劇矣故仲尼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政而齊等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但能使魯作東周不亦易乎曰不然也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言當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作平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可尊樹王室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爾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者宜辨之○光曰興周道於東方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祕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也今人惟知韓非言法而不知其本韓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門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門作問今從李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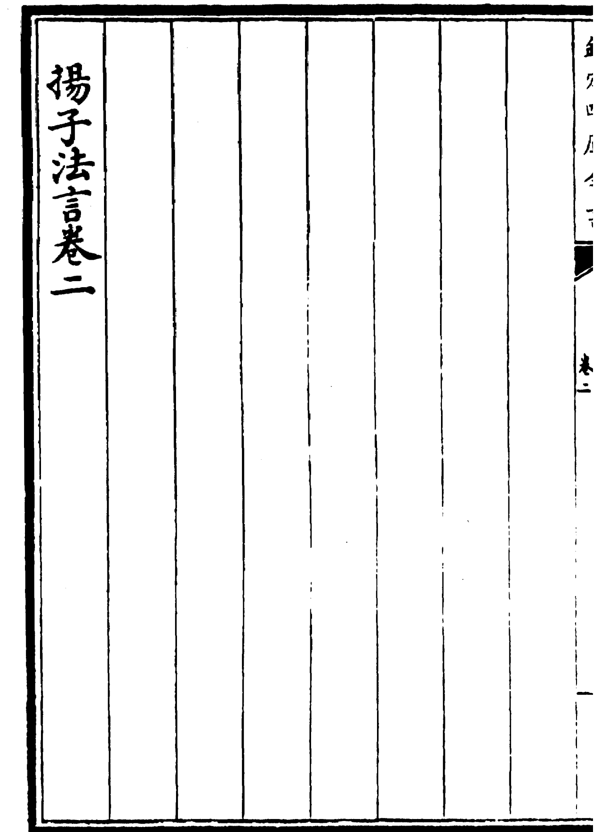
曰在夷貉則引之祕曰韓莊之書使人

不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知樂禮樂之不存在蠻貊則引之也倚門牆則麾之咸曰麾去莊周與韓非同罝不亦甚乎或者其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辭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世薄傷化然則圍之益也其利已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位既失中而不與月亦不以彌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仕何嫌乎又問自此已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筌迹一以貫之庶近而已○光曰豁毋百切言夷路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爲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祕曰上衣下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爲諸子也○光曰上曰衣下曰裳遊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今乃紡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僻矣安用之聖人耳不順

乎非惟正之聽口不肆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肆習○祕曰無聽不是無言不善肆習也言不佚習○光曰肆羊至切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祕曰可聽則聽可言則言眾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眾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祕曰志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祕曰惟義所在義也者所以宜仁而適道者也聖人曰神神德行也○咸曰天神應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益於德行而已○祕曰神猶道也荀子曰道出乎一曷謂一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觀乎賢人則見眾人光曰賢人能為人所不能必有以殊於眾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光曰卓爾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祕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

聖人之道賢者宗之賢人之道衆人日用之○光曰天地聖人之所取法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祕曰欲廣其道○光曰已師為已之師也天下有三檢光曰檢猶限度也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為法○光曰所安利者不出其家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安利徧於天下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於禽門所謂觸情○祕曰不性其情○光曰如禽獸由於禮義入於人門祕曰禮者人之所履義者人之所宜○光曰宋吳本人作仁今從李本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祕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運明智極深研幾非常人所能逮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祕曰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光曰禔是支杜奚二切又音

題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敦重也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祕曰心志廣深而儀形肅括斯士之福也括猶檢括也○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不放肆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憞大惡也○祕曰悔吝生乎介元憞大惡也○光曰憞徒對切慎之於微則過惡不大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訓乎已苟或令人順已○祕曰上士好德聞而誠之下士是已聞而誠之訓誠也言不慙行不耻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耻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祕曰言焉而不慙於言行焉而不耻於行雖聖人猶畏憚之○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慙耻者是全德之人也故維聖人猶敬憚焉



揚子法言卷二

謹案卷一第五頁後七行處仁遷義刊本遷訛迁今改

第八頁後七行奚斯魯僖公之臣十四字當在下節此疑有誤

第九頁前二行松桷有舄刊本桷訛桶據詩經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倚頓用盬鹽起刊本盬訛監據史記貨殖傳改

卷二第一頁後四行漢書作圜微刊本微訛嶶據

漢書揚雄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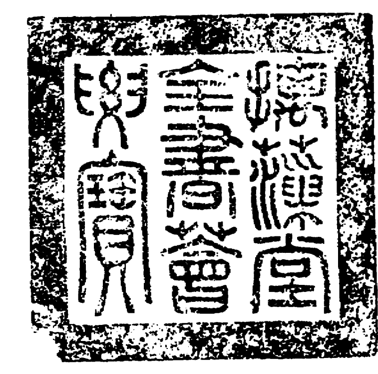
第三頁前八行離朱善視刊本朱訛諸今改

第八頁前八行豈待揚子言而後辨哉刊本待訛特今改

第九頁前六行聖人之道刊本之訛也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惟揚子以為人性雜刊本惟訛為今改

第十九頁後四行悔吝生乎介刊本介訛分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揚子卷三至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揚子法言卷三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問道篇

咸曰身乎克脩道乃可議故次之脩身

芒芒大道洪荒混茫之初○咸曰大道統言聖人之道芒芒者大之稱也注以混茫之初釋之可乎○光曰漢書及李本大作天今從宋吳本昔在聖考聖人作萬物覩伏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咸曰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

尼之事獲有非老莊之說注獨指伏羲畫卦以解之不亦謬乎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

二五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履聖人之道罕有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顏子而已今古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之義爾故禮尊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注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位安危之象此統講中庸之理相去異焉學者辨之○祕曰大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遂明大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不可姦罔

咸曰中而正者非姦罔所及○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

譔問道

祕曰世以虛無湛寂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光曰尊道德禮樂黜老莊申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咸曰無不通者言道之施也無所不通注謂萬物由之以通與正文相反矣○祕曰道貫三才合仁與義而言之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咸曰他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無不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乎○祕曰他異端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光曰宋吳本無道字今從李本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咸曰上荅以正而不他或人以為川塗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航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雜說亦可適於聖理也今下無荅文者蓋鄙其不諭教故不對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雖問荅皆出於子雲然

其立事垂制理當為之然也學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哉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

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形以取譬○咸曰非也或人知揚罪以曲道而不荅故曰而復請之以為安得直道而從之也○祕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航不捨晝夜何所擇得直道而由乎

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祕曰塗雖曲而通夏川雖曲而通海由之可也猶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韓漸諸篇則顏閔其如台

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

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上既止荅以川塗雖曲可通諸夏諸海而或人不喻復謂曲事可通聖道乎今下無荅文者亦鄙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曲事而能通之哉注憯其旨以謂大解曲道通歸正義深失之矣○祕曰或人喻其

首也事謂異端之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焉得直道及事雖曲上皆無或曰二字今從李宋吳本揚子設為或人意瘖以結上意耳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之於一○祕曰合譬一身

夫道以導之咸曰導達也有道則行斯達矣**德以得之**咸曰有德則動斯得矣**仁以人之**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義以宜之**咸曰有義則事得其宜**禮以體之**咸曰有禮則時保其體**天也**五者人之天性○祕曰五者之備天命全也○光曰天性自然不可增損**合則渾離則散**光曰渾戶昆切五者合而言之則渾而為一隨事言之則散而為五

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為聖一人兼統者德備才身全○祕曰道統仁義禮德故謂之道人統四體故謂之人可合而不離其身乃全也韓

吏部曰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闕一則不成人

或問德表祕曰問德之的然為天下表者○光曰問有德之人在上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

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為也莫知為上之樂為下之苦○咸曰非也作脩也君聖而脩之於上臣忠而脩之於下故上下交脩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準也○祕曰德足乎已加乎民天下有道比屋可封豈有的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而莫知也

請問莫知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咸曰言民日由禮而不知其制也○祕曰德既然矣請問禮○光曰李宋吳本皆作請問禮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為治化既出於上豈得人莫知之

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咸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不可盡詳哉故禮不下庶人蓋上

既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矣何制之知焉○祕曰禮亦然○光曰德者得也有德者行禮於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人自為善豈知治化之所自邪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祕曰何如去禮而專任德○光曰或者以為曷若專脩德安用繁文之禮

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為人無禮何能立德○祕曰譬人無體非人也何由為德○光曰言禮者德之體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萬物生○祕曰天何為哉雷動風散雨潤日烜山止澤說而萬物生焉

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祕曰莊子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

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咸曰言萬彙紛錯得之自然一一而刻之何力能給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

取馬耳可以止奔競訓饕餮○祕曰老子以道道其所道德德其所德雖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光曰虛靜謙柔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馬耳老子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馬爾者不得已之為教也○祕曰聖人以仁義禮俱道也老子以仁義禮別為一端以至崇道德薄仁義非禮學故無取馬耳搥子言老子者皆據虛無二篇而言也嘗試稽之家語孔子問禮於老聃是與聖人之道同也故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羣廟之主取羣廟之主以從迎四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致也觀此二章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為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

之類亦曰老氏之作也言貽食之衍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豈非道家為之名歟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輙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設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也○光曰音義曰搥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

吾焉開明哉

咸曰言搥仁義滅禮學則吾道替矣

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

咸曰苓當為苓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替以為之明者惟聖人爾他則僉蒙蒙闇矣它指莊列之類○祕曰吾道可以開明哉惟聞聖人之言為可開明若諸子它道無所聞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耳叢生如盤○光曰開啓明白言通達可行苓音聆闓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

廓然見四海

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祕曰聖人言之極至吾道無所昏曀開之廓

然見四海○光曰無所不通閉之閛然不覿牆之裏不闚聖卷諭無所見○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光曰宋吳本閛作闇今從李本音義曰閛匹庚切閛門也光謂不學牆面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祕曰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光曰宿蓄火也以諭藏之於身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咸曰五禮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治天下而捨是雖黃帝堯舜之聖亦外物爾疣贅體之外物者也○祕曰黃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爲治若信治天下不俟禮教則黃帝堯舜以爲外物邪○光曰疣羽求切贅之瑞切疣贅言冗長無用也或曰太上無法而

治法非所以為治也咸曰或以太古無法淘然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道○祕曰伏犧以前無聞焉疑其無法制而自治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祕曰近禽獸而無別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祕曰伏犧大明天地之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犧而成乎堯○光曰伏犧始畫八卦造書契至於唐堯而煥乎其有文章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咸曰哨哨多言貌禮所謂猩猩鸚鵡能言夫羲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爾故聖人獨取羲而下○祕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禮曰枉矢哨壺○光曰哨七笑反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祕曰八荒之禮曰靈曰流禮樂孰是○光曰言

八方之俗各有禮樂人人是其所習果誰為是

曰殷之以中國

殷正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或曰孰為中國

正直北辰為天之齊也俱偏僻未知誰為居中國

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影晷度均也○咸曰古者言天體者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為是○祕曰五常之政之所加五穀桑麻之政之所養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

過此而往人也哉

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咸曰正丈但論華夷之禮樂爾註引諸子非其旨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獸畜之○光曰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

謂禮樂者安足取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祕曰礙止也止以為準無則禽異則貉咸曰左衽兜螲與諸夏殊○祕曰無禮樂則禽異禮樂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祕曰五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為人之由禮樂也○祕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于筆舌○光曰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增益之夫智者無不知也用之益之則惟變所適出奇無窮故姜牙興於周而退於齊少伯霸於越而歸於陶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

用弗益之則囊括而祕退藏於密故顔守一瓢而道彌光孟著七篇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所以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虧其一贅多也○祕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智無一贅之虧矣○光曰不贅虧不蓋衍字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彊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爾茍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曰所惡夫智者為其鑿也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祕曰深知制度之所為則禮無不在已予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茍或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已

或問大聲光曰問聲孰為大

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

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光曰宋吳本眩作紘今從李本紘眩皆音宏大聲也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光曰黃老之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祕曰隨時制宜○光曰前人所為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下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

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應化而已○光曰所以有為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何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咸曰阜盛

也富也無為矣祕曰阜厚也垂衣拱手視天民之厚盛何為哉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為也○祕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為之時○光曰宋吳本皆作天民無下字今本作天下民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為太古下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祕曰太古未作禮樂是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光曰老子曰古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搥提仁義絕滅禮樂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

而節之○祕曰天之始生人即使其目能視耳能聞是以聖人配地作禮以養其視應天作樂以養其聽

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咸曰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如其視邪聽淫雖欲塗之末由也已○祕曰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塞之○光曰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

或問新敝

祕曰問政教之隆殺如衣之新敝

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

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咸曰新猶初革命之始也敝猶久守成之際也夫革命之始制度未立姑仍舊貫故曰襲之守成之際觀可以變故曰損益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之謂矣○祕曰政教之隆則因而襲之敝則革而損益之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

祕曰道家尚德而薄禮故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德爾**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咸曰焉安也言太古之人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祕曰二者俱懷母之德也**曰嬰犢乎**難無禮也○咸曰言今若亡禮人皆嬰犢矣可乎○祕曰人殊禽獸豈皆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咸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祕曰嬰之未有知犢之畜類乃母懷而已**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而後盡其美善○咸曰言今或去禮則人獨知母而不知父皆如駒犢矣故兼知父母禮可備也○祕曰懷父母乃愛敬之道豈直以德而不禮是與其嬰犢之懷昌若夫人父母之懷之美也懿美也**狙詐之家**咸曰狙猿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欺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

狙公以智籠衆狙也狙詐之家猶言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欲排斥之故爲之言○祕曰狙詐兵法權謀家流也狙善詐故以爲名猶狐疑猶豫之類○光曰狙七余切又千豫切

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

咸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使人兵屈敢雖堯舜亦然矜之之辭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

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

咸曰言屈人之兵則或血霑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言堯舜之爲乎○祕曰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

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

咸曰衒言其玉而賈售以石此巧詐之爲也可乎○祕曰言堯舜而實以詐者也○光曰衒音縣賈音古

或問狙詐與亡孰愈

亡撫○咸曰言

有詐與無詐誰優愈猶優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

曰亡愈

祕曰無愈於有○光曰言與其用狙詐不若亡國猶勝也深疾狙詐之辭

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

咸曰子指揚子也言無詐為愈則子將六軍無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師必尚奇勝○祕曰或者疑其無權謀則武備闕○光曰將子亮切下可以意求

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

咸曰得其道猶言全七德合軍志之類○光曰若漢高祖用韓信彭越陳平之徒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失其御則反間背叛○光曰若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咸曰脩德任賢則舞于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無敵於天下何狙詐之有○祕曰駕御權謀亦須有道○光曰當以識度恩威為本

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

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咸曰言將征伐諸侯以為威必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征伐必須狙詐柰何云寧亡國而不為狙詐乎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祕曰如五霸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咸曰當以德威之○祕曰若三王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咸曰言征伐必須此乃可○祕曰若三王者亦皆有征伐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周禮司馬之法何必詐哉○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不征當用是法何必狙詐哉○光曰司馬法齊人所述古兵法近正道者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祕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何牛

羊之用人也峻刑戮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俎故曰不仁之至也○祕曰不教而殺視人如牛羊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螻天螻也螾應劭云蚯蚓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螾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趍死猶狐狸螻螾不過乎膢臘之候矣○光曰螻膢皆落候切螾餘忍切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咸曰砥磨石也精曰砥麤曰礪不亦可乎刀鈍礪之以砥筆秃銛之以刀申韓行法以救亂如刀砥亦所以利之也○祕曰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銛當為銛砥所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故前云○光曰宋本銛作銛較海巨海二切今從李吳本銛息廉切古以木為

筆或者亦可砥乎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祕曰秦尚刑法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礪刀則莫若秦為尚矣其如不仁何

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咸曰言若以刑名為不道則其令民也何亦化之自然○祕曰刑名非正道邪何舉世自然有之不可推也○光曰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

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劒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咸曰言雖鄙技皆可自然而非正道之為君子恥之○光曰李本自作目今從宋吳本若自然者皆謂之道則圍棊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惑擊劒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有時而自制是亦自然也

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咸曰非也言刑名

猶圍碁擊劍雖亦自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王道乘之大者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姦註乃別爲一段以聖人諸子釋之非矣○祕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助治者也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未有捨禮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救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爲姦正則異矣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光曰以上言太上無法而治揚子以爲不可

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咸曰唐虞及周之道德仁義詩書禮樂爲之法

如申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之甚也○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爲法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

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誦學徒則顔閔不能勝之○咸曰台我也○光曰漸子康切台音貽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

有簡質之益焉○咸曰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應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而老子以無欲觀妙為理至周不顧厚幣之迎是少欲可取耳

鄒衍有取乎曰自持

有凝跱之風焉○咸曰言鄒衍之術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言然其本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此可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

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滅絕禮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

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隣亦不欲見之矣○光曰罔誣也

揚子法言卷三

揚子法言卷四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問神篇咸曰既哲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光曰惚恍無形方道也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祕曰神也心也惚恍乎無端以經緯於萬方而並有歸趣事繫諸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

或問神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祕曰天有至神為造化之主聖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乎心而已○祕曰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

請聞之咸曰未諭心之義故請之○光曰李宋吳本作請問之音義曰天復本作請聞之今從之

曰潛天而天光曰潛深也潛心於天而知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心潛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光曰潛心於地而知地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然一潛其心可盡見之況人道之近事理之淺安能藏哉倫理也

敢問潛心于聖咸曰問何以潛心于聖人之道

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咸曰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是達也○祕曰文王

作易繫辭以盡天人之幾孔子五十以學易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閒耳其殆庶幾○咸曰閒當作間字之誤也孟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一間間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本皆作一閒閒非也孟子曰賢不肖其間不能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註以庶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祕曰顏子具體庶幾所未通者一間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祕曰潛則速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明照曜四方人以潛心鈎深致遠探賾索隱○祕曰至神運日月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披暢精義○祕曰天之精粹流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

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光曰人亦以神明精粹經緯萬方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

人心如神變化無常操而持之則義存捨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祕曰在天地為神在人為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

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光曰聖人操心有常不離於道

聖人存神索至

存其精神探幽索微○祕曰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神道無不至○光曰索山責切至者事之極致

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

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

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

至化混然歸於一也○祕曰惟神也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而無間者也○光曰大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萬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為而自成人者為之然後成而同其際使之無間隙皆聖人神心之所為也

龍蟠

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蚖共肆矣○咸曰蚖蜥蜴也似龍而無角如蛇而有足一云毒蛇也肆匿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蚖同區也○祕曰與蚖蛇同肆○光曰蚖音元肆者肆志以凌之也或曰肆當作肄肄習也言習見而狎玩之也）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歎之甚也○祕曰聖人在蒙與衆人同列衆人豈知聖人之志歟○光曰惡音烏君子之志高深遠大小人固不得而知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咸曰疑其長為蚖同肆不能飛天光曰言君子必欲居大位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兼出處）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咸曰言龍之且潛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蒙雖

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為蚖所肆愚所侮然猶不能制之矣○祕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光曰宋吳本妄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

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

祕曰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羑里紂囚文王於羑里

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

手者桎梏之屬○咸曰手當為干字之誤也言龍雖為蚖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能謂之龍聖人雖為紂所囚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今注文稱手者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不被於桎梏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矣安可謂之不手哉○祕曰手持也執也文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劒而叱

之○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謂為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祕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四據司馬遷而言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祕曰因舊文作序例刪定筆削皆成於仲尼○光曰宋吳本或作下更有因字今從李本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亦可知也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

著損益可知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

或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

或曰易損其一者謂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惷愚之人皆知闕之也○光曰惷書容丑江刃用三切

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

本百篇今有四十九故曰過半○祕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臧與從弟安國書曰今學者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

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咸曰易之虛一者非損失之蓋蓍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秦火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荅之以下文○祕曰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篇亡不可復知序易存

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即可推而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謂篇之次序

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咸曰言彼損一者蓋蓍數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

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咸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之何言不敢虛詐而補之○祕曰彼易卦皆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孔子亦末如之何也

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百篇

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亡○祕曰秦皇燔書漢興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無亡脫蓋古文獨存○光曰空苦貢切音義曰空缺也

虞

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咸曰渾渾猶淳淳也言虞夏尚有唐風去道未遠淳淳然○祕曰渾渾猶言混混也謂其淳雅也商書灝灝爾夷曠○咸曰灝灝猶漫漫也言忠質之化制尚疏濶漫漫然○祕曰灝灝猶言浩浩也謂其遠大也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咸曰噩噩猶察察也言尚文而相檢以禮樂察察然○祕曰噩噩猶言諤諤也謂其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祕曰秦書譙乎不合典訓○光曰李本譙作譙今從宋吳本渾胡本切灝胡老切噩五各切渾渾朴略難知之貌灝灝富大之貌噩噩明直之貌其書譙乎言不足以為書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據五經之難解也○祕曰五經大而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光曰覆敷又切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

薄矣祕曰俄猶俄頃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其有不在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祕曰不能出其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咸曰誾誾當作狺傳之誤也誾誾中正也狺狺犬聲也言聖人由為後世非其道者之所吠也若謂誾誾中正之義則理不通焉○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日月乎何使後世之學者徒誾誾貌悅之而不能達其心也誾誾和也和悅之貌○光曰宋吳本訔作誾今從李本訔語巾切訔訔爭辨之貌謂學者爭論是非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曠師曠默默審於樂喊咂物聲也○祕曰喊聲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

之甘美能使𪉩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豎刁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爲君主味○光曰𪉩呼覽呼跡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牙易牙瞽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咸曰猶易極之精義而見于行事○祕曰猶言百神受職驗在禮樂

遠必有驗乎近咸曰有大雅之德及黎庶而本之於己○祕曰猶言百世可知驗在損益

大必有驗乎小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之室家○祕曰猶言天地之動驗在璿璣

微必有驗乎著咸曰有春秋之

推至隱而顯成法○祕曰猶言履霜堅氷至而驗在弑父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安言必有中○光曰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祕曰難乎為君子○光曰難以明道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祕曰發言成教肆筆成典○光曰解胡買切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浩浩洪盛無能當之者○祕曰照之如白日滌之如江河浩浩洪洪流誰能禦之面相之辭相適咸曰面相猶面對適往也言面對之時以辭相反也○光曰之亦適也捈中心之所欲咸曰捈引也○光曰捈同盧佗胡二切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

猶憒憒也○祕曰嚍嚍猶聲聞也通衆人善惡之聲○光曰宋吳本盡作嚍呼陌切叫呼也今從李本盡音晉

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㖧㖧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咸曰書謂書畫之書㖧㖧猶喋喋忞忞猶勉勉言書畫者所以著古人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曰㖧㖧不可知也忞忞自彊勉也古昔難知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之行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為君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㖧呼昆切忞武巾切

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曰心有之言焉書焉是以似之○光曰畫猶圖畫

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察言觀書斷可識也光曰見賢遍切

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

動情乎咸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祕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祕曰渾渾若大川之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光曰順之則便易逆之則不行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咸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叔蔡澤之為○祕曰范雎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雎而代雎為相言孔子不如○光曰不如范雎蔡澤能偶合世俗以求富貴曰聖人者范蔡乎咸曰言聖人肯為范蔡之術乎若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范叔魏人干王稽得事秦為相號應侯蔡澤燕人說應侯卒代其位為剛成君二子皆以說術居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曰仲尼者為范蔡之行則亦為小人安得為聖或

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父也著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雜謂安作内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黄白之術遷序九流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祕曰唯其不純所以為雜○光曰言二書誠雜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祕曰聖人雖多知皆歸于正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偽○咸曰贅疾乃身之疣者也夫書畫與言不由乎經典為道之疣亦多多矣○光曰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也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咸曰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參比一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

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二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祕曰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以作

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言昔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禮樂約史記而修春秋復興諸侯門人更議典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須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無古事可述而屈身莽朝自非作書著成一家則何以明其道哉○祕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

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歷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光曰與余切與知之或曰玄何為祕曰旨何歸○光曰為于偽切言為何事而作曰為仁義咸曰玄言者為仁義而作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祕曰賢者而言誰不為仁義何必玄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姦邪生○咸曰言如三鄒田尸吁剸申韓之徒雜

以巫祝禨祥刑名浮虛而亂俗今太玄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用然其旨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爲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爲咎也使人知吉凶之來善惡之修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〇祕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離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爲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劃玄道也玄之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易爲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爲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歷數所以爲准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〇或問經之艱易光曰易則象天地以爲人紀異術無從而入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光曰易移䜴切咸曰請益可了

故易○祕曰若孔子在三千之徒並授其義亡則艱咸曰思蓋各異故艱○祕曰若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祕曰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光曰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光曰末無也若其聲詩家已廢亡雖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祕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光曰監於二代曲為之制事為之防學者習之固無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祕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光曰秦詘笑三代之禮樂弃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

散亡之餘誠亦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祕曰君在位而無輔○光曰秦收諸侯之禮籍獨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祕曰權在臣下不知有君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恒滅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祕曰上衣下裳大順之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焉或問文曰訓訓順也○咸曰言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咸曰言克定禍亂者○光曰克勝也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祕曰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祕曰弔民伐罪與天下公共武之克也○光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矣爲之而行動

之而光者其德乎咸曰所為無敢禦者故曰行所動無敢辱者故曰光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秘曰知德者蓋寡安得有光○光曰鮮悉淺切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咸曰所以顏淵不改其樂也○秘曰為而不息其光愈大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咸曰君子之不欺闇室而慎其獨何必知之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秘曰幾近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光曰幾音機下同幾冀也曰君子德名為幾秘曰以德近名○光曰君子所冀者德成而名顯耳梁齊趙楚之君

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秘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言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絶偽○秘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子真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光曰李宋吳本震作振今從漢書

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光曰李本難作艱今從宋吳本曰焉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光曰螘魚綺切垤徒結切螘垤蟻塚也言才德之大

小著明者易知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咸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形響人罕察諳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祕曰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致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咸曰夫似者道小機淺故易知○祕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寔泥之偽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為過愆可采取也○祕曰衍引天地剖判以

來五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德也莊則否是慾也○光曰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矯浮蹤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地人**慾**欲聞其義○秘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曰問莊何以慾

語君子不出諸口咸曰恥言之也○秘曰未嘗言君子之道○光曰鄒莊淫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揚子法言卷四